

博
物
典
彙

博物典彙卷之十九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憲

九邊

薊州居庸關保定紫荆關倒馬關爲內三關。山西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爲

外三

關

總論九邊形勢

黃氏曰。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初以遼東。大寧。宣府。大同。甘肅。寧夏爲六鎮。復益以薊州。榆林。固原。爲九邊。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

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無何當事失策舊制漸踰大寧棄而剴州逼。三全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至今日者。奴酋開釁。我一戰而鐵嶺破。又一戰而瀋陽陷。又一戰而遼陽失。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廣寧者。惜哉。金甌無缺之天下。虧損此一隅也。用是詳考九邊形便。以資借籌。兵法曰多算少勝。或庶幾耳。

遼東

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

國初元平章劉益以遼東城池來歸因建設都臺衛所又於遼陽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以處屬夷其外附者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西北則朮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受官通貢互市自嘉靖間虜人大得利去遂剽掠無時邊人不得耕牧矣況邇因朝鮮蹂破海氛時起且建酋接攘大肆猖獗城墟民散大可恨也

極衝

遼陽城 義州城 開原城 廣寧城 寧遠
城 瀋陽城 錦州城

次衝

海州城 鐵嶺城 中固城 蒲河城 金州
城

按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開
山海關一線之路。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皆
郡縣。改置衛所。始於我朝。撫臺兵備住廣寧
按院分守住遼陽。互相控制。有開原廣寧並

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
里。多水草之利。遼陽曲城在焉。今竟已委之於
虜。遼人憤此久矣。然白山聳秀。渤海榮廻。鳴綠
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故生對盧。劾里
鉢。阿骨打諸夷。多謀勇。今議恢復。須規三岔。
以通上谷。控金海。以擅魚鹽。東據開原。以爲襟
北。擴廣寧。以爲吭。佐帷幄者。不可不知。



遼東邊圖

別東十四衙皆自登州
海運給之直抵遼陽以
達城西老米溝使法行
至今遼陽之情安得至
此極哉



薊鎮

自遼東邊界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
外係老把都青把都等部落住牧

國初兀良哈諸部來降爲置朵顏泰寧福餘三
衛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東西並
建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
內邊靖難兵起兀良哈以騎從有功乃移大寧
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以其
地界兀良哈遠矢一名藩云然三衛每年朝貢
互市猶爲藩籬自後部落日蕃夷情譎詐往往
嚮導北虜嘉靖中虜入占北口徑薄京城薊始

朔重鎮增設總督將領調各鎮兵入衛脩築
臺春秋防守視他邊尤嚴此係京師左輔也。

糧衝。

古北口 石門寨 居庸關 山海關 喜峰

口 橫嶺城 石塘嶺 渤海所 鎮邊城

黃花鎮 白羊口 八達嶺

次衝

密雲城 建昌營 三屯營 昌平州 鞏華

城 薊州城 懷柔縣

次衝

通州城

涿州城

三河縣

此古會川地。我太祖逐元。卽其地封寧藩。廣遠曠絕。繞出山後。尤當匝北諸夷之衝。自此內徙。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今日邊情。惟萌遼爲急。今計規復之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川。金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於小陵。此一定之畫也。

世喜峰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按崇禎己巳之變喜峰失守。虜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然此地昔人慮之已詳。考其處諸山險阻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牛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嶺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蘭州邊圖







荊州邊圖



宣府

自黃花鎮起西至大同平達堡一千二百餘里外係黃台古等節洛任牧

秦漢時上谷郡去京師不四百里逼近山陵

實肩背重地也國初逐虜漠北卽元上都設

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成

祖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出入後以大寧內

徙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乃移衛於

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入城皆破宣府勢危時議

者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

其城賴都御史羅亨信安集衆心因設策捍禦

得以保全。近以款虜邊稍寧。兵馬墩牆以漸整饬。屹然爲雄鎮矣。

極衝

獨石城 萬全右衛 龍門所 新河口 洗

馬林 葛峪

次衝

宣府城 永寧城 龍門城 長安嶺 萬全

左衛

次衝

順聖川西城 懷來城 延慶州 蔚州城

廣昌城

按人驛乃常忠武王設置接大寧四驛涼亭洮
河賽峰黃崖接獨石四驛恒州威遠明安臨宣
自開平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及入城破
沒以後雖得收復而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
以氣完勢固號稱易守然自永寧四海治遠西
抵西陽河爲大同界東陽河而西抵丁角山爲

山西界。老營堡而西。歷漏頭。保德州。爲黃河界。皆逼虜巢。所謂外險。又轉南而東。歷雁門。抵平朔關。而南而東。爲保定界。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峻山層嶺。所謂內險。故宜補長峪城。重浮圖峪。內倚諸關。外增重垣。比之金湯。戰克而守同矣。

宣府邊圖

每方百里



大同

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丫角嶺六百四十餘里外係屬義王井把漢那古杜力克等

部落

住牧

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
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
應諸城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
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虜總出套。便涉其
界。故大同稱難守焉。往者土木旣陷。若非郭定
襄捍禦之功。則大同丘墟矣。茲以五堡弘陽鎮
川堡邊鎮虜鎮河修後藩屏已固雖內境稍安

但大同邊之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黠虜住牧
於此屑火積薪不可不深慮也。

極衝

平虜城 威遠城 右衛城 大同城 天城
城 雲石城 鐵山堡

次衝

陽和城 朔州城 鎮虜城 鎮邊堡

次衝

靈丘城 馬邑城 應州城 懷仁城 渾源

城 廣陵城

大同東南爲蔚州。東爲渾源州。正南爲應州。西南爲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爲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虜地。總督雁門。任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任劄朔州。所以便其進。○在興和天城一路。宜分守瓦窯。永加。白羊。鵲。鵲之險。在左右二衛一路。宜分守黑山。華皮。溝。牛心。兔尾。河之險。在平虜老營一路。宜分守黃家山。坪。紅門之險。○北虜哈刺真哈連二部。

常在此駐牧。入寇無常。近來西虜出套亦同此。
虜入寇。

大同邊圖

蔚 廣昌

鐵嶺

恆遠衛

紅唐清路

鎮房

白羊

陳家 鐵家門 歇路

鶴鳴

天城

陳和 田內屋

方中水

宣寧

石伏

高山

靖遠

鎮官人

馬

子海下

廣安

吳丘 大白

平則 團城 老泉

法家

大安

汕潤

北台

五臺

馬蘭

雙峰

胡容

山陰

六卿

武田

馬

五臺

馬蘭

雙峰

胡容

山陰

六卿

武田

馬

五臺

馬蘭

雙峰

胡容

山陰

六卿

武田



山西鎮

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綏鎮邊一
百餘里外係順義王等部落住牧

國初屯戍要害虜住牧尙遠外藉大同爲藩籬
內恃三關爲屏蔽素少邊患嘉靖中虜寇太原
始設總兵鎮守治偏關尋移治寧武隆慶初虜
陷石州屠掠尤慘防禦益惡近者款貢寧雁偏
老之間稍得休息

極衝

老營堡

北樓口

偏頭關

河曲縣

寧武

閭

雁門關

奇嵐州

保德州

次衝

山西鎮 石州 代州 平刑關

延綏鎮

自黃甫州西至寧夏鎮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吉囊等住牧

鎮城舊在綏德捐米脂魚河等地於外畿二百里。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成化中余子俊巡撫延綏。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遂徙鎮焉。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堡壘勾聯。橫截河套之口。自是榆林始爲重鎮。但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慶裏。萬一虜掠魚河。

餉道阻遠得無坐困耶此榆林第一處也。

極衝

定邊營

神木堡

清平堡

孤山堡

榆林

城

清水營

波羅堡

魚河堡

次衝

新安營

懷遠堡

按榆林墜山涯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且地險而防嚴。將士敢死。戰不賈費。虜呼爲駭駭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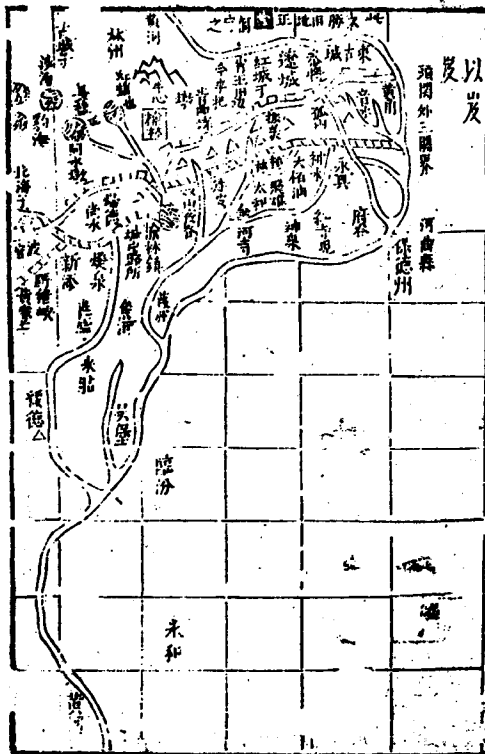
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惟餉道出魚河堡。榆林
命脉。一魚河持之。自來有米珠薪桂之譴議者。
以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
色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蓋榆林地之耕牧。所
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正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虜
有。榆林由是失所養矣。且無險可據。左右大同
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二。迤右烽
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
娘娘灘羊圈子。其要在
偏頭關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
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存亡東勝不守偏頭關因

以及

預開外三關界

河曲縣

保德州



寧夏鎮

自延鎮起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外係超湖兒等部落住牧

古朔方河西地

國初置寧夏等五衛西北據

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擾河東嚴冬則踏冰猝入乘我不備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尤稱要害云

極衝

平虜城

清水營

興武營

花馬池

次衝

玉泉營

廣武營

靈州營

此開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上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清。王公瑛。先後築牆畫守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析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營鐵柱泉小鹽池爲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

亦易。况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
內地虛實。遊騎出入。無日無之。延寧固靖。終歲
不得休息。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
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
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
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唯得扼吭先制
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河套

附

河套周廻三面阻河。土地肥饒可耕。切近陝西。

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九
二千里南北可八九百里卽周之朔方秦所取
匈奴河南地漢定襄趙元昊所據以立國者唐
過河築三受降城於其北每相去三百里遙爲
犄角之勢以守之虜是時不敢近套而牧元之
東勝州又在受降城東國初仍設東勝衛卽
受降城故址跨據河北以衛套中我軍登東勝
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見數百里而遙虜匹騎
不能隱望城輒慟哭而去我邊人得屯耕套中

戊軍之守東勝者亦得轉餉於套至秋深河水堅合虜或伺間而入然防東勝兵外擊不久輒引去自宣德正統間浸失控制以東勝地苦寒轉餉遠又時被虜患遂徙東勝於延綏於是虜始頻渡河犯邊都督王貞乃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增至二十四所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初有阿羅出者結札加思蘭爲寇掠我邊人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遂入居套中已而札加思蘭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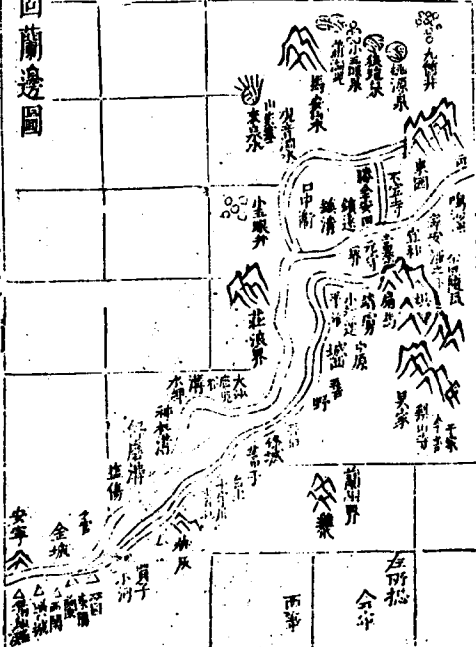
可羅出併其衆推湫魯都爲可汗而以札加思
蘭爲太師已滿魯都復殺札加思蘭專領其衆
其于套猶時出時入未敢牢據也至成化初有
孛羅忽者結毛里孩共居套中時率衆南犯榆
林西犯寧夏掠環慶至於固原。是時虜在套內
而我軍之守延綏寧夏者顧在其外旣欲備北
又欲備南腹背受敵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
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五百里戰守兩難遂
棄寧夏外陰莫之守守南河矣時議者欲大興

師搜套虜驛之出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侍郎葉盛難之議不行巡撫余子俊請徙延綏治所於榆林築邊牆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遏其侵掠朝廷從之賴以稍寧然套遂委之虜矣後復有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弘治中畜產富於小王子遂與小王相讐殺有太師亦不剌者殺小王子而火篩遂居套中號最强其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遁居阿西而自立阿爾倫死弟阿著繼立阿著死其二子長月

吉囊次日俺答皆樂黠多智。部落畏之。於是
衆逐火篩。而吉囊遂駐牧套中。俺答駐牧開原。
相爲聲勢。嘉靖中二虜號最强。後吉囊病歿。子
板不孩牧套中。時總督侍郎曾銑以議復套被
誅。自後搜套之議。未有成斷。



寧夏固蘭邊圖



固原鎮

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外係虜騎窟穴等部落住牧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稍消息。所備者。靖虜一面爾。自弘治中。火篩入掠。後當虜衝。始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與寧夏稱唇齒。成一巨鎮矣。

極衝

蘭州

河州

固原城

靖虜衛

西安所

環縣

次衝

澧州衛 西固城 文縣 岷州 階州 漢

中府

甘肅鎮

自四鎮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丙羌把兒等部落在牧

漢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國
初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由莊浪迤北
三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等
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皆
屯兵拒守全鎮之地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
控西域南蔽羌戎北扞胡虜稱孤懸重鎮云自
虜款貢以來常假道掠番人攻瓦剌穿塞出入
防禦始難矣

極衝

涼州衛 高臺所 肅州衛 鎮番衛 莊浪

衛 永昌衛 甘州衛 嘉峪關

次衝

西寧衛 碾伯所





甘肅山丹邊圖



渠

按甘州之張掖郡。肅州之酒泉郡。極西北重鎮。
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
東南五十里。祈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麓。
古匈奴失此。嘗曰。亡我所連山。使我六畜不蕃。
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行都司在
甘州。涼州其門戶也。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
關。馮勝下河西。畫此爲限。關外卽哈密赤斤安
定等衛是也。自哈密隔安定破。而甘州門戶薄
矣。然其俗得茶則生。倘閉關五日。必病渴而死。

○先達謂甘州可屯涼州可屯莊浪西寧俱可屯勢雖孤危溥於鹽利華夷賴之總計九邊之形勢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也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也審此可得備禦之術矣○議者謂開平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興和四日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卽五雲關之內關內諸山乃陰山之

脊，間絳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戊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是亦一說也。○一宜大二鎮，乃神都北門，蓋紫荊居庸關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關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此其藩屏之固，屹然雄鎮也。但宣府去京師甚遠，所持長安嶺橫

豆。虜難直下。惟大小白陽。葛峪。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俱可拆牆突入。此處防守不可不嚴。大同川原平衍。自來大舉之寇。多山於此。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八順聖諸處之衝。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之路也。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虜終出套。便涉其界。故大同稱難守。况其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黠虜住牧於此。議者欲於三岔山路口入橋樹堡嚴戒之。不爲無見也。○向來經理邊事者。

不過以修築牆堡爲長策。如成化間都御史徐
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竟
無成功。正德間楊一清。又踵爲之。而亦無益。蓋
砂土浮散。隨築而隨圯也。夫秦竭天下之力。以
築長城。卒爲平壤。况僅曰牆乎。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四夷

交趾

夷者異類之總名。中國之外。復有四夷。南曰南蠻。有交趾。有雲南。交趾卽今安南。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秦漢以來。所郡縣之地。至宋始自爲國。我聖祖開基。其王陳氏。始先納款。乃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

其國王永樂間王陳日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其孫天平來告變乃遣使送還其國黎賊設伏殺天平及我使者命英國公張輔討平之開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宣德初黎利復反中國流官陷沒者甚衆命安遠侯柳升與總兵王通等討之利乃遣人進前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上心知其詐然不欲以兵役困民時楊榮楊士奇俱以爲無益中國遂如其所請復立爲安南王至嘉靖間莫登

唐墓立。黎靈遣使告變。乞天師救援。命毛伯溫討平之。改設宣慰府等司。至今奉貢不絕。雲南在漢爲西南夷。國初猶爲胡元梁王所據。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等處酋長與車里平緬諸夷皆未降服。命傅友德沐英討平之。立爲藩府。隨命英鎮其地。至今黔國公世守焉。

日本

東夷曰日本。高麗女直。日本故倭奴國。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

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
儒受經。路由廣東。出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成
亨中。惡倭名。始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
與朱崖儋耳相近。國初遣使宣諭遂乞降。洪
武五年復令二僧往說法導之歸化。後因胡惟
庸通倭謀逆故大誅內禁絕其貢蓋四海諸蕃
惟此一國居海中。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
來。緣艦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買
易。若不滿所欲。燔燬城郭。抄掠民居。聖祖故

深絕之。令東南沿海州縣歷遣將出海巡倭。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爲日本國王。十七年。倭犯遼東。都督劉江設伏破之。擒斬三千餘人。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少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嘉靖間。侯商汪直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尙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胡宗憲繼之。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至萬曆十四年。平秀吉。始募位。秀吉之自平信長養子。于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十七年。蕪井六十六州。十八

年集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濟海侵唐，遂攻破朝鮮，將入犯中國。時石司馬星、僕聽沈惟敬封貢之議，致損國威，倭衆猖獗。六十年自二十五年，邢經畧珩出關，至二十八年而後得息。

朝鮮

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之。武帝定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玄二郡。後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扶餘別種，其

王高建居平壤城卽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乃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臨路總管府。盡慈、悲嶺爲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顥表賀。賜金印。誥命封高麗王。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徙居漢城。請改國號。詔更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朝貢不缺。頃關白興兵。王京大破。蕭條殘敝。非昔日比矣。

北狄

北狄。卽圍漢高之匈奴也。千餘年爲胡元據吾
中國其所長者。在耐饑寒。習勞苦。自我太祖
驅逐之。威兼以成。祖窮其巢穴。北狄之衰。未
有甚於此者。後因土木之變。得志于中國。每秋
高馬肥。輒起搶黃裏之想。設立邊鎮。旣不能禦
其入。又不能躡其出。如朶顏三衛。特以捍虜者。
皆爲其嚮導。更有中國叛人。授於虜中。勾之入
塞。如嘉靖間趙全丘富等是也。自是無歲不有。

虜處。卽開互市。許通貢。而擾邊如故。隆慶四年。
俺答孫把漢那吉。以却于俺酋。挾其妻來歸。總
督王崇古議留之。因而要其縛叛示信。於是俺
答款塞。縛叛人趙全獻闕下誅之。封俺答爲順
義王。諸虜皆解。辦受封。比屬國順義夫人三娘
子。尤知尊我中國。故邊境稍寧。然國家都燕
虜乃切近之患。備禦之策。尤不可不嚴也。

西戎

西戎有哈密有吐蕃。哈密古伊吾地。最逼甘肅。

其西距土魯番不甚遠。爲西域諸國往來咽喉。元族安克帖木兒居之。洪武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業里失哥等。永樂間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四傳至索羅帖木兒。爲其下所弑。王母守國。成化間土魯番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乃立王母之外孫罕慎。復爲土魯番所殺。自是以後中國日以經畧哈密爲事。而土魯番時獻金印。城池以要索金幣。又時起奪掠。爲寇甘肅間。當時

鎮臣以失機宜獲罪者不一。嘉靖間總督王瓖與撫臣唐澤興屯訓卒。咸加土魯齊請興復哈密。朝廷方欲息兵議不行。土蕃北起陝西河湟。迤南歷四川雲南西北之境。自太祖時立都指揮司。設宣慰司。招討司。以制之。歲通朝貢。卽時有寇掠亦不甚爲患也。

附錄黃氏曰。按蠻夷種類不一。又有苗人。卽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晝夜郎之境。在在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散處山

谷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輪租服役。稍同良民。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少。元末盜起。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善鬪。遣使招之。因得入中國。遂不復可控制。所至無寸草尺木。故軍行抄掠曰檢括。言盡取靡有一遺也。嘉靖間倭夷躡蹂。閩越官軍望風卻避。莫敢與戰。不得已亦召苗兵。僅數千人入閩。所過殘暴。官府閉城門。從城上糴米肉給。

之村落皆挈家遁入溪谷。鷄犬器物不能携者。屠剝破毀無遺。路絕行人。不幸遇之。卽斷臂剜腸以爲快。其慘虐尤甚于倭也。楊應龍反時。亦嘗勾引關外生苗助亂。又有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曹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孔明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司安氏遠祖也。自

羅何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其俗愚而戀主。卽虐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人多悍而喜鬪。修習攻擊。故其兵爲諸苗寇。又有棘人在漢爲犍爲郡。唐爲干矢部。乃南詔之東鄙。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僞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

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畧同。又有崙
人。一曰崙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流
者多。又有徯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
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廣之東西時破其
害。徯獠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
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又有獠人。
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脰耳。狗軛。旁
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
鼻飲花面白衫赤視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

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僑耳交趾。遂以各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水以居。名曰千欄。無有部勒。每村推其長而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大畧與猺獠同。而好殺尤甚。又有黎人乃鳴蠻也。今爲瓊崖僑萬四州。治黎有生熟。其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崗。峒各有主。父死子

繼。夫亡妻及。時時標掠省界爲害。又有車里
曰老撾。曰水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
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
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則正統時王驥討平
麓賊思任父子之亂。遺孽播遁西。請其棄
地。封有功也。大抵西南夷形勝。惟蠻莫擅其
雄。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磨茶山
中通于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
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爲水陸交會要區。諸夷

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於此築
堡設屯。且耕且守。亦控制諸夷之要領也。次
則迤西。其地上抵麗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
右倚金沙。在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
謙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憂里孟掌之兩卒。土
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宜慰之廣。寶藏
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
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
車里擺古。有莽瑞體者。緬甸宜慰之裔也。元

時麓賊父子皆爲緬縛獻。後憎火復戢于孟
養遂與緬世相讐。嘉靖間差官勘處。竟不思
其原爲討賊以挑隣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
還。瑞體窮無所歸。逃於整古。修行學佛。得校
子無主聞其賢。迎爲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
主人也。由此雄據南滇。水邦孟密因來襲職。
駁勘刁難。二酋相繼投莽求立。迤西與莽相
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并八百。蚕
食車里老撾。六宣慰皆屬之矣。此皆當事流

官不善處置。欲其受中國控制得乎。○按炎
徼紀聞曰。諸蠻縱而惡法。慙而易欺。衛官與
廂豪交市。倚法爲奸。丁剝而戶漁之。得利則
爲之掩慝匿罪。誘引標掠。一不當意。則宣露
宿惡。傳以醜辭。聳動官府。稍不加察。輒舉損
威。釀成大禍。至於調族土官。往往方命。不受
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矣。又
曰。諸蠻俗醜惡。不足錄。錄之有深意焉。堪輿
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無異鳥獸。帝王賢

聖王作。獎掖以仁義。陶鑄以禮樂。而匡錫以
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彛倫
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利狼之與居。仁
義禮樂。刑罰之具。曾未目睹。猶函夏之初。然
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
四隅之地。首西北。次東北。又次東南。而西南
其最後也。周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域。而淮
徐之區。擯爲戎夷。秦伯端委以治吳。丕華祝
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徙閩民於江淮。是

因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軼中州
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方拓土。猶羈縻
之耳。入國朝。遂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
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披拂
自西北而極於西南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
後。滇僰之奧。不如閩廣之交。而八百車里諸
夷。不有登圖籍。置官吏之日乎。今如九縣建
置衛所。播州亦改設流官。鬼鄉皆爲雄鎮矣。

奴酋

附

奴酋卽金餘孽也。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國朝分爲二種。曰建州。卽奴酋祖地。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入貢。仍設馬市開原城。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

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於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亡其印於是稍衰矣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以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夷性故驍蹶自此益驕輒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

無笑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詔諭。稍歸所掠。復
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勅。不
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益失望。董山糾毛
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
忠往諭。檄致董山。卽奴兒之祖先。羈廣寧。尋誅
之。命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
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
稍創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
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

夷雖復貢。然時時以報董山讐爲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璫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越揣其意。疏言。建酋連結海西。各雖屏蔽。實懷獸心。宜大募兵創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爲帥。副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而虜益憤怨。深入焚掠。慘於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許之。諸酋復奉貢。請襲如故。迨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繼祖禦之。失亡頗多。亡何撫

臣於敖坐減賞物。妻入譚更詐殺譚者。夷由此
扶忿。數入寇。殺掠如成化時。遼之東西幾固。已
復稍輟。至萬曆廿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
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
海西部落。與奴酋之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
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酋皆心惡之。奴
酋尤甚。會猛酋與鄰酋相仇殺。猛力不支。請援
於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圉。不許。遂求援奴
酋。奴酋悉起。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

抹奴酋外恐吾聲罪寔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臣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膽畧爲建州督王杲部將杲屢爲邊患是時李寧遠爲總鎮誘降酋父爲寧遠嚮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入日而擒杲酋父旣負不賞之功寧遠相其爲人有反狀基之以大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歿時奴兒哈赤甫四歲寧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奴兒哈

赤與其弟速兒哈赤如子。奴酋稍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畧。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其兵端動以報復祖父仇爲辭。日與其弟厲兵抹馬。設險擺塘。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開原。邊臣噤悸。莫可誰何。原奴酋之寨在審官塔舊址。二面臨河。一面阻山。其城係磚石包砌重圍。奴居內城。隨任夷人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任夷約近萬餘家。皆是挑選精壯者。其遠

近環寨散處之夷。約有數十萬之家。其地界南
隣朝鮮。義州橫江爲界。離江有一千餘里。江外
有十四道灣。係忽喇戶故址。皆爲奴併。又有王
兀堂王寧古鐵等夷。亦爲奴所併。西隣長奠永
奠。大奠寬奠新奠。靉陽孤山。鹹陽。一堵牆。清河
散羊峪。馬根卑。撫順。三岔兒。自家衝。撫安。柴河
松山。靖安。威遠鎮。北關。北有混同江。烏龍江。白
石江。江內先有灰扒伯答里等夷。皆被奴酋襲
殺擄掠。部夷八千餘衆。悉入奴地。另設置建夷。

千餘家。屯種此地。又有海西夷。南關舊址。大澤山地方。亦併入奴酋。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壇而議。旣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歿。弟私三都督。首疑弟二心。佯營壯弟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于寢室。錮鎗之注。鐵鏈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裸以勇聞。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酋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困之。其克逆乃

天性也。然奴雖叛賊。大都有氣。昔呼承恩入京。襲父官。司馬吏故難之。呼誼于大司馬前。有司馬屬官異其相。擬明日置酒呼之酌。而是夜已去矣。奴酋氣亦顛。呼蓋未嘗一日忘父仇也。九邊虜俱不毛。唯建夷產珠。及參與貂。最下赤松。予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爲生虜。中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戰敗度可匿形。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于羅。取山澤魚鹽之產。

易我中國之財。故首日富。酉歲貢蜜。燕開蜜市。
自癸丑後不貢。至丁巳。相傳虜煉蜜爲糗糧。撫
臺疑其事。未敢訟。言于朝。密使遼陽材官蕭于
玉。僞稱都督。叩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東臨虜
境。首不郊迎。子玉大怒。詰虜曰。天使儼臨。而大
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奴首聞之。懼
然屬橐鞬。跪迎道左。供具甚豐腴。子玉大喜。相
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酉從容對曰。本部
之蜜。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

誰是諾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少。是以不供。俟
春枝花滿。醱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項事耳。
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
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
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
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
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
口。中國每事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
哉。已未冬。葡人咸云。奴酋苦饑。一日喫粥一

益。識者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薊人亦以薊乏
食爲喜。迨劉總戎破薊寨。五穀滿園。因奴酋焚
詐。諸事類此。○奴酋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猶與
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
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
禦之。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已長。土
子微笑而別。明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
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
破。視撫順尤速。以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潰。

在中國謂奴酋盡以善戰善攻得則譽寇太甚矣。○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奴酋。酋給之銀暨貂。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奴酋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欲歸者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奴酋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劫也。○天啓六年八月。奴兒哈赤病死。

附錄史氏曰。語有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奴兒哈赤。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啗。

邊吏不聲討。竟弃新疆益之。廣墾爭車。寔有
欲炙之色。復徂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疎
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難。曾無廣
屯厚儲。清撫旣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
兵漸集。葺殘壘。爲三肄困之。時以輕騎擾彼
耕牧。計可坐制。歟。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輿尸。
搏虎于蝟。佐鬪于穴。幾若此而不獎者。凡兵
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
我早溺師。期深入重險。弃輜重。窖粟以資敵。

敵。其比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竝困。宜乎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善師者。鼓之以膽而運之。以畧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又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閭牆引外寇。自殲二妖。北關怨毒日淺。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抽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爲肉而我覆爲俎。幾是哉。原海。

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
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奴上策
而竟剪焉。胥髡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
振。悲夫。又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
卽坐尤用兵無以過而竟徘徊歲餘。不敢越
遼藩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如吾敗軍之餘
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筮立下。及氣久漸定。兵
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
縱於飽勞。佚感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

亦可乘最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奈戰守茫
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
廩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千人輿馱
可若何。語亦有云。誰爲手打賊者。今策奴首
無以口打賊則善矣。